

中信 商业小说

CITY OF THIEVES

和记者一样，投资银行家需要具备一项重要的技能——会讲故事。记者用故事来卖报纸，银行家用故事来卖股票，如果你具备这一能力，就能做到这个行业的最顶端。

——一位银行家如是说

盗

一位投行明星分析师的职场历险记
彭博社“英国最优分析师”赛勒斯·梅瓦瓦拉的自传体小说
详尽揭露投行生存内幕的畅销小说
金融银行业人手一本的入门必读书

[英] 赛勒斯·摩尔 著 韩君宜 译

城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CITY OF
THIEVES

「英」赛勒斯
韩君宜◎译

盜
城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城 / (英) 摩尔著; 韩君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6

书名原文: City of Thieves

ISBN 978-7-5086-2091-6

I. 盗… II. ① 摩… ② 韩…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958 号

City of Thieve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9 by Sphere

Copyright © Cyrus Mewawalla 2009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盗城

DAOCHENG

著 者: [英] 赛勒斯·摩尔

译 者: 韩君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4638

书 号: ISBN 978-7-5086-2091-6 / I · 12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声 明

本书为小说。具体描写了伦敦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书中出现的人物及机构与现实中的任何人物或银行没有任何联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均为虚构，不特指现实中的任何人，但是他们均为典型的城市中人，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虽然书中偶尔提及某些现实中的人物或地点，但仅仅是出于情节需要，为人物及事件之安排而考虑。

引子

2007年9月19日

“你的勇气告诉你什么？”

“你”“我的勇气告诉我我是对的。问题是我没有拉里的支持。”

“拉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许吧，可他是我的老板。”

查利啜了一口酒，坚定地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拉里就会尊敬你。没有他的尊敬，你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我只是害怕，如果这件事情我做砸了，那我就完蛋了。”

“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完蛋了，孩子。你看一下，任何试图预见未来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把事情搞砸，但是在一行中对与错并不重要。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中想当赢家，你需要遵循我的三条小规则。”

一个女侍者轻轻地走过来取点菜单。查利挥了挥手，示意她不要过来。“第一条规则：坚持你所相信的——你的声誉就是你的全部回报。”他宣布说，“第二条规则：不要随大溜——如果你想不出任何独特的东西要说，就干脆闭嘴。第三条规则……”查利偷偷地环视左



右，就好像房间里有人偷听一样；他身子向前倾，盯着尼科洛的眼睛说道：“……在这行中，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他们都是一群肮脏的、满嘴谎言的王八蛋。”

1

2006年3月2日

尼科洛强迫自己让电话铃响一次，再响一次，直到第四次铃声响起他才拿起听筒。

“是尼科洛·拉帕艾里吗？我是拉里·西科斯基。”对方的声音很浑厚，语调显得很生硬，“我们非常喜欢你针对Ultrafone写的专题文章。你的分析真是发人深省。而且你上周在BBC的采访给人印象也很深刻。”

“谢谢……”

“我们现在在撒拉逊·莱扬银行有一份工作提供给你。”

撒拉逊·莱扬银行！尼科洛强迫自己做个深呼吸，做出听上去很镇静的样子，而实际上他已经欣喜若狂了。“什么方面的工作，西科斯基先生？”他问道。

“分析师，就和你在《金融电讯》所做的工作一样。只不过这次你是为我们工作了。”

“还有……”

“我们出多少薪水是吗？情况是这样的，恐怕我在你的底薪上没有什么浮动范围——我们的上限是100 000英镑。在纽约都是统一的，他们希望把我们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压到最低。”

“我知道了。”尼科洛强迫自己一直数到10——很慢地，从1数

到 10。

西科斯基继续说：“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在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年年底，你会拿到奖金。”

“你觉得有多少？”尼科洛很认真地问道。

“100%。”回答很简单，同时语调中透出没有再商量的余地。

金钱是有诱惑力的。“怎么不是一年 200%？”尼科洛暗想他可以拿到更多，“如果你们能保证我在前两年的工作中每年都拿到 100% 的奖金，我们就成交。”

“第一年 100%，第二年 50%。”

“哦。”尼科洛假装漠不关心。

“恐怕我今天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我这里还有其他两个应聘人员都表示非常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呢。”

“但我还是想再考虑几天。”上帝啊，拉帕艾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请记住这只是你会拿到的最低数目，”拉里·西科斯基很快回答道，“在底薪保障的基础上，奖金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你牌都出对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拿回家 100 万。在那之后你所能赢得的将不会再有任何限制。我会把你变成一个富豪，年轻人。花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但是今天一定要打电话答复我。”

“我接受这份工作。”尼科洛回答，镇定自若地笑着说。

“非常好！我今天晚上会把文件发给你。收到你签字的合同后，我们就可以确认你上班的时间了。希望你能尽快上岗，最近会有几个大单的交易。”

“我很期待与你一起工作，拉里。”

“欢迎你加入撒拉逊·莱扬。”随后拉里·西科斯基挂断了电话。

尼科洛放下听筒，对着空房间大叫一声：“我成功了！”拉里·西科斯基可不是普通的投资银行家。他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

30年，在整个银行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的名字总是与一些最大的、最负有盛名的交易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个领域是最顶尖的。尼科洛对他满怀敬畏。直到把电话放下，尼科洛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沿着英格兰银行后面狭窄的小巷，一条蜿蜒的鹅卵石小径一直通到一家古老的酒店。从1847年开始，聚财酒店一直是银行职员们最喜欢的酒店。当时，酒店角落的桌子总是留给特殊的客人。人们经常能看见银行行长坐在那里，指间夹着雪茄，啜着白兰地，掷着骰子。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这个行长神出鬼没的地方，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原来高大的烧着圆木的炉火，现在变成了一支孤独的蜡烛。苗条、老道、操着外国口音的女侍者，已经取代了19世纪时丰满的英国招待。昂贵的法国葡萄酒挤走了伦敦的爱尔啤酒，但是聚财酒店角落的桌子仍然还是留给那些特殊的客人。

一辆黑色的出租车缓缓地驶向酒店，司机先是小心翼翼地把车驶入严格界定的狭窄的停车道内，然后才稳稳当地停在高高的橡木门前。一个穿着套装的人走下出租车，进了聚财酒店，脱掉大衣，把它递给了一个穿着火辣的侍者。

“先生，很荣幸再次见到你！”领班说道，然后把他引到角落的桌子旁，“博士正在等你。我去告诉他你到了。”

“谢谢你，皮埃尔。不过先给我来一杯血腥玛丽好吗？我要辣味的。”

“好的，先生。”

一分钟后，血腥玛丽端上来了。穿套装的人啜了一口酒，匆匆看了一下手表。再过10分钟就到正午了。他感到肩膀上有一只手，于是转过头去——一个留着胡子、前额满是皱纹、眉毛浓密的先生正站在他的身旁，透过镶边精美的眼镜看着他。穿套装的人站起来，伸出

手。“皮克顿博士？”他问道。

“是的，”皮克顿说道，“谢谢你亲自光临。我喜欢面对面地做生意，我相信你能理解。”

穿套装的人点点头。“这样一来会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他请皮克顿坐下。

皮克顿给了领班一个示意。片刻后，侍者小心地把一本皮边儿的菜单放到桌子上，然后走开了。

“我的客户在你的项目上投了很多钱，”皮克顿开始切入正题，“我们现在需要依靠你任用正确的人选，作出正确的决定。在有压力的状态下，人们很难全力以赴。”

“是的。”

皮克顿将菜单移到一边，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我的人员对你的提案很感兴趣。我们在考虑投资 10 亿美元——全部供你支配。”

穿套装的人越过他的肩膀环视四周。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店里仅有的两位顾客；所有的店员都在忙碌着跑来跑去，准备迎接第一拨上座的客人。

“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皮克顿博士！”

“如果你不能操作这么多，我理解。”

“我没有说我不能操作，”穿套装的人反驳说，“我是说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

“非常好，”皮克顿接着说道，“假设我们同意了你的提案，我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收到投资回报呢？”

“这个操作很复杂。没有人会一夜暴富。如果你参与，就需要长期参与——作好准备几年之内不能动用这笔钱。”

“非常好，那我们就按长期参与来说。我们从你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会在两年之后让你的钱增长两倍——最高两倍。更重要的是，

这些钱都是干净的，光明正大的。”

皮克顿笑了。“我怎样才能相信你的团队会顺利交货呢？”

“皮克顿博士，我了解我的客户，我了解我的人员，也很懂我自己的生意。你可以依靠我来交货。”

“鉴于我委托你监督的现金数额——以及你所收取的佣金，如果我除了依靠你还作了第二手准备，我想你会原谅我的。”

穿套装的人紧握着他的手。“请指定交易期限。”

“我的人员会很高兴见到你的价格。但是，作为报答，他们也会期待你实现诺言。”

来自撒拉逊·莱扬银行的穿套装的人给酒店主人递了个眼色。“我总是信守诺言，如数交货，皮克顿博士。”

“很好。我们彼此理解对方。”皮克顿铺开了餐巾，方方正正地放在膝盖上面，“现在我们吃午饭吧。”

自从父亲去世后，尼科洛每件事情都向杰克·福特求助。这些年，杰克在尼科洛的每一次人生困境中都帮助并保护了他，就像一个兄长。即使在唐娜走入杰克的生活后，杰克还是一直照顾着尼科洛。

作为在撒拉逊·莱扬银行工作的一名证券分析师，领导着由初级分析师组成的优秀团队，同时上面又有风光的老板领导，杰克的薪水非常高。与他结婚时，唐娜曾幻想自己将永远对他是最重要的。但他是一个工作狂，和唐娜聚少离多。所以实际上，在杰克的优先选择范围内，她一直不是最重要的，并且随着三年中积累的没能解开的疙瘩，唐娜的怨恨开始越来越多。

他们住在汉普斯特的一座独立式住宅中，在伦敦的高档餐厅吃饭，周末去泡温泉，花大笔的钱去买好酒——唐娜已经逐渐习惯了有这样一个要求很少却提供很多的丈夫。作为一家当地医院的运动

损伤理疗师，她赚的非常少，而他们两人也都清楚，他们的生活方式依靠杰克的奖金。唐娜爱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丈夫给她提供的生活方式——古奇的手包、普拉达的鞋子、奢华的度假——没有一样是便宜的。

即便如此，在唐娜眼里，她的丈夫还是很失败——他总是赶不上脚步，永远都成不了他能成为的那个人。她会催促杰克在以后的工作中赚更多。“看看那些你已经错过的机会，”她不停地抱怨，“想想那些你浪费掉的机会！”她感觉到他的野心和事业心，就像沙粒一样，慢慢地从他的掌中滑落。但是唐娜所要的，杰克并不能给她，因为命运已经交给杰克另一副担子，而他自己也拒绝逃避这份责任。

“你必须答应我永远不会让尼科洛受到任何伤害。”老渔夫曾经这样对他说。从那天起，杰克就把自己当做是尼科洛的兄长和保护神。虽然现在尼科洛已经30岁了，杰克还是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承诺。这对于唐娜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真他妈的倒霉，把你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吧。她会不停地这样要求，尼科洛可以照顾好他自己！但是杰克比她更清楚。尼科洛的神情、头脑和干劲决定着他会一直走到最高处。而尼科洛自己却有好几次都想丢弃这些。他需要一个人看着他成长，给他指导。从向水野先生许诺的那一天起，杰克就无时无刻不在信守诺言。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杰克每一次都会帮助尼科洛。尽管总是遭到妻子的数落，杰克对他这一生一直在做的事情始终无怨无悔。

那天晚上杰克回到家时，家人已经用过了晚饭，桌子上摆着甜点。尼科洛坐在唐娜的对面，脸上永远带着笑容，手里拿着酒杯。“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杰克。”他兴奋地宣布，“在撒拉逊做电信分析师！”

杰克把他的公文包扔到角落，走过来和他的朋友欣喜地拥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他想知道。

“两周后。刚刚把情况通知给《金融电讯》。”

“太好了，”唐娜油腔滑调地说，“现在你们两个工作时也能天天见面了。”

杰克和尼科洛互递了个眼色，笑视对方。“还有没有酒？”杰克问道。尼科洛检查瓶子时，唐娜耸了耸肩。酒瓶空了。

“我去拿瓶新的，”杰克说道，“我们得庆祝一下，尼科洛。”他脱下夹克，解开领带，迅速地跑下楼梯进入酒窖。酒窖里各种酒按年份存放，右边是白酒，左边是红酒。杰克的酒窖有一套规则——越在架子的上端，制造年份越久。他在储存架的左边顶端摸索了好一会儿，直到找到了一瓶1967年的柏图斯。

上到楼梯的一半处时，他停下来凝视墙上一个很小的壁橱。壁橱里面一个类似神龛的空间里有一个木制的相框，挂在凹凸不平的石墙上面。柔和的相框与石墙平衡相衬，相框中是一张黑白老照片，由于年代太久，照片的四边已经褪色。阳光明媚的海滩上，一个日本中年渔夫在沙滩上盘腿坐着，身边围着三个年轻的男孩子，他们的身后是一艘破旧的渔船。20年过去了，尼科洛的面貌没有太多变化。他很高，身体强壮有力，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么自以为是。杰克是照片中三个男孩儿里面最矮的，虽然他实际上是年纪最大的，比另外两个孩子年长三岁。杰克如今保留了健壮结实的身体，但是已经不像孩童时期那般肥胖和放肆无礼。第三个男孩儿是渔夫的孙子。像祖父一样，在照相机中他看上去很不自在。

杰克解开了衬衫的扣子，摸到了戴在脖子上的银项链。他紧握着项链上摇摆的那颗鲨鱼牙，温柔地吻着它。还有两个客人也会在今晚加入他们，一起为尼科洛庆祝。

“早上好，先生。我叫多明戈。我一直在等你。”新到任的保安主管很友好，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举止优雅，看上去很自在，个子



不是一般的高。“我已经准备好你的安全通行证了，先生。欢迎你加入撒拉逊·莱扬！”

“谢谢你。”尼科洛说道，笑着接过了一个信封。

“请乘电梯直接上中层楼^①。西科斯基先生的私人助理正在等你。”尼科洛没有听取多明戈的建议，而是走了楼梯。当时才刚刚7点过几分，他来早了。

这幢建筑让人印象深刻。它建在一个美丽的外表要比成本及实用性更为重要的年代，是那种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故事的建筑；在战争中曾经遭到炮击，却依然坚固地矗立着。

交易大厅早已经热闹非凡。伦敦证券交易所直到8点才会开市，一些交易员早已开始进行欧洲交易所的交易了。还有一些交易员正在给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打电话。每个人都在忙碌。

安-玛莉·史密斯没说几句话。她只是把尼科洛带到他的办公桌前，就好像在做不值得她这样地位的人去做的一项工作一样。作为研究部老板的私人助理，安-玛莉·史密斯工作效率很高，彬彬有礼，并以她自己的方式“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她的职责包括整理拉里的电话记录，删除他的邮件，收取他要洗的衣服，安排他的周末聚会，以及为他打印信件。但是她把每样东西都能成功委派给打字小组的能力把她解放出来，变成其他活动的主持人员。她非常擅长抬高巨额的电话账单让银行埋单，不停地上网查询让人兴奋不已的度假安排，以及把每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健身房里。

想要进入拉里的世界，先得经过安-玛莉。从她这里通过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有少数几个银行最尊贵的客户才知道拉里办公室的直线号码。

尼科洛向下看去，几排之后他发现了杰克，向他挥了挥手。杰克

^① 介于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楼层。——译者注

冲他点了点头，眨了眨眼。

几分钟之后，拉里·西科斯基从一个玻璃门办公室中走出来，站在交易大厅的一边，由撒拉逊·莱扬银行的电信部经理鲁珀特·索思盖特陪同。虽然长期熬夜工作和饮酒的习惯已经在拉里的脸上有了印记，但他看上去依然很英俊。黑眼圈已经成为他眼睛下面永久的固定标记，脖子上的第二个下巴已经开始和第一个下巴舒适地和睦相处，唯一和他成熟的气质形成对比的是他晒后的茶色皮肤，而他身上的黑色绸面单排纽扣套装堪称完美，让人找不出一点点瑕疵。他浑身散发的是风度、时尚、华丽和自信。

“早上好，拉里。”几个不知名的声音正在向他打招呼。

“大家好！”拉里回应道，“嗨，鲁珀特，你看见报纸上关于 Ultrafone 的垃圾文章了吗？看看这是不是让干的，好吧？”接下来他转向新来的证券分析师。“你好吗？尼科洛。”他问道，“欢迎你来到交易大厅。”

“非常好，谢谢你！你怎么样？”

“我正准备开始工作——刚从我在加那利群岛的游艇回来。我把两个女儿留在那里了，在船上度过余下的冬天。不管什么时候度假我都得带着她们。那个该死的女人从来都认为我除此以外其他时间都不可能把孩子照顾好！”

旁边响起不自然的哄笑声。

“现在介绍一下他，你已经认识了。”拉里说着转向电信部经理，“鲁珀特将是你每天的老板，如我们先前讨论好的。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如果他对你不好，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他！”尼科洛与其他人一起哧哧地笑，因为他认为他必须这样附和。

鲁珀特 40 岁出头，长着稀疏的金色头发，灰色眼睛。“你能加入我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道，松了松衣领，“你在过去所做的工作真的



非常有趣。”他的公立学校口音表明他从小受到了上层社会的良好教育，虽然他显得很疲惫，举止很不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他和尼科洛握了握手。

“好的，那么现在我有 8 名电信分析师直接向我汇报工作。”鲁珀特说道，“他现在是我的 2 号分析师。”

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个运动员，强壮得就像能把全世界的重量都放在肩膀上一样。他往上扫了一眼，“我是詹姆斯·希斯。你好！我手上正有一些工作。我确定我们一会儿肯定会聊聊的。”他很突然地讲话，声音像爆豆子一样。与鲁珀特没有来由的奉承相比，尼科洛更喜欢詹姆斯的直接。

拉里继续说：“现在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很特别的人。她是你对外的重要交通员。她手上所控制的机构资金是最多的。她的工作是帮你在市场上交易。但是首先她得喜欢你。没有她，你一分钟也坚持不了。”

尼科洛瞥了一眼他的重要交通员，下巴差一点没有掉下来。奥蒂勒·德夫纳美得令人惊艳。她身材娇小，线条凹凸有致，穿着简单而优雅，皮肤透着红润的光泽。奥蒂勒陪尼科洛在交易大厅转了一圈。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场地，大约四五百名交易员、分析师和秘书在里面忙忙碌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每个人似乎都在同时办几件事，一些人用某种身体语言向同事打招呼，同时手里拿着两个电话听筒，还能在纸上写下记录。另一些人盯着电脑显示器上的排列，显然很漫不经心，在排列中间不停地交替选择，一点也不会被屏幕上任何恶意的干扰打乱。在交易大厅的两端各有一个大屏幕，尺寸相当于电影院屏幕的大小，至少 100 种股票、债券、指数和汇率的价格在屏幕上上下下闪动，屏幕下人头没有任何规律地攒动，整个大厅充斥着愤怒的谩骂声和摔电话声。

“交易员们今天很忙。”尼科洛说。

“他们每天都很忙，”奥蒂勒回答说，唇间闪出一口牙齿完美至极，“他们事实上在赚取银行的全部利润。这让他们很头疼。这些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但实际上他们要依赖你们这些分析师，来告诉他们市场的走向。而如果你们提供了错误信息，就会天下大乱。”尼科洛环顾四周，如果交易员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上帝，那么这个交易大厅看上去更像是地狱而不是天堂。

“拉里人怎么样？”他问道。

“一旦你多了解他一点，就会发现他人不错。”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奥蒂勒是法国血统，但是她父亲外交官的身份意味着她的童年一直在周游列国。这一点与尼科洛很像，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尼科洛感觉到自己会与奥蒂勒相处得不错。在新办公桌旁，尼科洛看了看供他支配的工具。面对他的是四台平面监视器显示屏幕，一台连向鲁珀特，还有一台连向科隆伯格，另两台如他所愿供他自己使用。连向鲁珀特和科隆伯格的屏幕包含大量的信息：箭头先是向上闪，接着向下闪；新闻警报骤然进出，资金也在来来往往。信息活灵活现，利润瞬息万变。交易最活跃的几只股票的价格眨眼工夫就会掉转方向。

在这座壮观的玻璃表面的办公大楼的第七层，有一间位置很好的安静的办公室，从这里可以俯瞰楼下的河。办公室的主人阿曼达·桑德森——金融监管局的首席法官，正靠着椅背享受眼前的风景。桌子上面堆着的管理报告已经告诉她，在过去的两个季度中她的部门业绩有多差劲。

办公室角落的咖啡桌上面放着《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大堆的机密卷宗散落在地板上。温文尔雅的切斯特菲尔德老式斜边长沙发上有一本翻开着的《英国犯罪杂志》，一本《犯罪收益追缴法》节选，以及皱巴巴的金融监管局失败案例记录抄本。这